



泥土被春天深情地宠着

安徽合肥 凌泽泉

田间地头，沟岸溪畔，初春的纤纤素手就这样轻轻一挥，荠菜便最早感知春来的消息，迫不及待地舒展出嫩绿的枝叶，迎接春天的到来。臂挎竹篮，单眼皮和双眼皮的小女孩们飞也似地冲出家门，被刚破土而出的调皮小草轻轻一绊，便失足跌进春的怀抱。远远的，她们发现枯黄的巴根草丛中一棵棵嫩绿的荠菜很是打眼，就连混进麦地里的同类也在不停地眨着绿眼皮。欢叫的小铲锹在田间地头尽情地跳舞，一朵朵春天踩着优美的节拍纷纷跳进竹篮。

穿着绿格子衣裳的小女孩们，秀气地跳跃在乡间的田埂上，一双双毛眼眼在麦浪的波动中又惊又喜。几块淘气的土坷垃却在暗地里冷不防硌痛了她们的脚丫。突起的尖叫从田埂的这头传到那头，惹得小草们笑开了花，就连篮中的荠菜也一个个伸长脖子，舒展着身子，吵吵嚷嚷着，甚至有几棵还借助篮子的晃动溜到了地上。小女孩没有在意这几个开溜的小逃兵，她在田埂上蹦蹦跳跳地走着，引得一篮子的荠菜笑得前仰后合。

柳枝羞涩地站在如镜的水边，露一口嫩黄的芽，心怀嫉妒的桃枝却闪在一旁鼓起粉嘟嘟的小嘴。怕冷的桃叶缩着脖子，不愿打开初春的窗户。地上的草枯黄着脸，一冬未合的眼里埋着厚重的睡意，初春的风轻柔地帮她脱下干枯的外衣。一份来自根部的翠意正缘着枯茎向上攀缘。芦苇黄着一张失血的脸，赤脚站在冰凉的水边，打量着一场即将到来的春事；几只野鸭在水面上欢快地游动，一眨眼工夫，有一只已钻进透风的苇丛中，摇晃的苇秆泄露了它藏身的秘密。一只暗涵躲在池塘的下方，张开一张硕大的嘴，日夜不停地侵吞着清澈的塘水；在堤坝的另一面，水流松开暗涵的捆绑，自由地流向远方。延伸到水中的青石板上，浣衣的少妇，穿着桃红的春衫，在她弯腰浣衣之时，后腰露出了一圈春色，整个村庄，就在乍露的春光里热闹起来。

调皮的春天周身穿着碧绿的衣裳，顺着草根儿从地下钻出来，然后不紧不慢地站起身，爬上柳树的枝头，亲手推开一扇扇明媚的窗户。霏霏细雨，给田野上一层嫩绿，潺潺河水里那游动的鱼儿趁机衔走了欢笑的身影。枯黄了一冬的目光开始嗔怪慵

懒的双脚，葱郁的鸟鸣悄悄地给腿壮了胆，浮躁的心走出斗室，去乡间的田畴边，去山坡下的小溪畔，随便打几个滚，就染了满身满心的翠绿。蹦跳在田埂上的双脚，沾了星星点点的露水，就连那惊喜的目光，也折射出露珠的晶莹。淙淙的流水声和着林间鸟鸣铺成一张柔软的床，头枕暖风，将装着太多尘念的身躯放倒在草甸上，让疲惫坍塌，让烦恼泼洒，然后美美地做上一梦。波浪般汹涌的春色一齐扑到单调了一冬的双眸跟前，诉说着温暖的故事。迈出的双脚不经意被一丛绿草绊倒，身心也被恣意的春色浸染。那些成长于心田的情思，于淡淡的花香中，浮出解冻的水面，遐想着一份忧伤的甜蜜。一个人踏青，没有话语分心，脚下的青草无意一绊，也会跌落几串笑声。

驮着木犁，牛在水田里埋头赶路，搅浑的水中泥条露出光滑的身子，怯怯地打量着外面的世界。空中甩得脆响的麻鞭索，惊飞了一群苍蝇，也在牛背上烙下了一道肉红的印记，刺骨的疼痛袭来，一瞬间惊动了牛蹄，负重的身躯忽地向前冲了出去。蹄陷在泥沼里，颈上架着木枷，背后拖着斜插进泥土中的犁铧，黑牛的头埋得很低，艰难地向前挪着步，汗水滴落到水田里，浑浊得难以分辨。犁铧插进泥土越深，牛的背便弓得越变形，一声声吆喝急，一鞭鞭抽得猛，牛挣脱不了这样的苦命，只好拼尽全身的气力拉犁前行。歇息的时候，饥渴的牛把头插进浑浊的泥水里饮个饱，可围上来的苍蝇任尾巴不停地摇也驱赶不了，于是，牛索性躺到泥水里打上几个滚，愣是让苍蝇们无处下牙。好不容易盼来了夜晚，牛站在场地下沿，吃着干枯的稻草，然后卧在那里反刍白日劳作的往事。

烟标纸和纸包游戏

浙江浦江 朱耀照

儿时，我没去过西湖、宁波、昆明和贵州等地，但对这些地方略知一二。这跟卷烟纸壳有关。一个烟壳由两张纸组成。里面的，为黑黄的防水纸。在火里烤一下，可分离出两层，中间黑黑的。除了擦屁股，基本没用。外面的，为包装兼商标纸（简称烟标纸）。纸质较厚，朝外的一面，有文字和图案；朝里的一面，则白色如雪。孩子们想要的，就是这一层纸。

那时，小孩之间流行着一种游戏，叫摔纸包。折叠纸包的材料便是烟标纸。在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，抽卷烟的人不多。另外，商店里的卷烟种类也不多，常见的有经济、大红鹰、雄狮、飞马、腰鼓等。但这，丝毫不能阻止小孩追求卷烟壳的欲望。

只要见到有人在抽卷烟，小孩就会走到近旁。胆小的，眼巴巴地望着大人塞进口袋的卷烟壳，并猜想里面还有几支香烟；胆大的，则会厚着脸皮讨要。可卷烟壳不能随便给。一包香烟有二十支，只有大人将这些香烟全部抽掉，卷烟壳才可以丢掉。否则，剩下的香烟无处放。如是胡乱塞进口袋，不是潮湿，就是皱皱巴巴甚至破损。当然也有例外。大人如是发了善心，就会将香烟拿出，放进口袋，然后将卷烟壳送上。这时，小孩便有一种莫名的激动。拿到卷烟壳后，从两个侧面拆开，然后展开。它长长方方，细细闻一下，有一股浓浓的烟草味。最后是制作纸包。将烟纸由外往内上下对折一次，左右对折两次，再中间一折，弯成折瓦状就可以了。

摔纸包的玩法也较为单一：每人拿出几个纸包，先根据烟标纸玩值（玩游戏约定俗成的价值）的大

小确定顺序，由玩值大的人先摔。摔时将两家的烟标纸叠在一起，落地后，用手拍打地面。如是纸包像瓦片一样翻过来，与地面形成三角形，那就可以拿走了。剩下的就留给后面的人摔。这游戏很是考验孩童的智力。首先要明确烟标纸的玩值，这跟烟标纸上注明的卷烟厂地点有关。如是县市的，玩值为一万、二万或五万。省城的，十万。而玩值最高的，是带中国字样的，如中华烟，为一百万。这种烟标纸是可遇不可求的，如是收集到，或赢到一张，那就会高兴得不得了。

游戏玩多了，会对各种烟标纸上的图案和出产地烂熟于心。如西湖烟，国营杭州卷烟厂。烟标纸为蓝底，中间像腰带般镶嵌两个黄色图案——三潭印月和断桥。它们都是杭州著名的景点。新安江烟，宁波卷烟厂出品，烟标纸图案为新安江大坝，白花花的水流从几道泄洪口出来，气势磅礴。飞马牌烟，上海卷烟厂出品，烟标纸图案为一匹红马，腾空而起，跨越城市和农村。

这些卷烟纸，不但给了我游戏的乐趣，还丰富了我的知识。是它们，给我拼凑了最初的中国地图，让我对这片神奇的土地产生无穷的遐想。

采蘑菇的童年

湖北咸宁 吴长海

“三月三，蘑菇好宴饭。”这句童谣，是我小时候经常唱的。说的是农村的黄土山上，每到农历三月，气温最适宜的时候，会长出大大小小的很多蘑菇，那些都是纯粹的野生蘑菇，绿绒绒的，那个香，那个鲜，简直无法形容——那才是真正的土蘑菇——味道真是美极了。

我们农村的小孩子，小时候都是喜欢采蘑菇的。那时候的农业社，大人们都要没日没夜地出工挣工分，根本没有闲暇的时间去山上采蘑菇。只有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小孩子，周末放假后，才有时间漫山遍野地去采蘑菇。

每逢农历三月，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，万物便蓬勃勃勃地生长，各种各样的野山花竞相开放，整个山村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样子，充满了春天的气息，鸟儿迎着太阳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这时的野蘑菇，也开始从冻土里苏醒，悄悄拱出土面，像花儿一样慢慢开放。

采蘑菇的小孩子，一般都是很有经验的。蘑菇的生长也很有规律，大都有蘑菇窝，这可能与土质有关系。我们湾的森林面积很大，哪座山头有蘑菇窝，我都一清二楚。蘑菇窝都有固定的位置，去了那个地方采蘑菇都会十拿九稳。有时运气好，一个早上要采半竹篮又大个又鲜嫩的蘑菇。

我们采蘑菇时，一般都要约三四个小伙伴。我与云姐胖姐一块采蘑菇的时候最多。云姐和胖姐都是我的堂姐，她们都大我两岁，采蘑菇时也比我内行得多。开始的时候，我采蘑菇总没有她们采的多，我总埋怨自己笨，也没有她们眼尖。其实不然，毕竟她们要大我两岁，采蘑菇见的世面比我多，经验也比我丰富。我是后来者，当然不如她们了。

蘑菇出土长成器后，会释放出一股很浓很浓的蘑菇特有的香味儿，那香味儿沁人心脾，闻了让人特别舒坦。云姐说：“内行人采蘑菇，会追着蘑菇的香味去寻找。香味越浓，说明那里的蘑菇窝越大，蘑菇也越多，去了也会采得越多。”

有几回，我与云姐胖姐去采蘑菇，遇到了几个很大的蘑菇窝，每人采了大半竹篮，怕有四五斤呢。胖姐说：“大海，这几个蘑菇窝都是我和云姐发现的，你千万别告诉别人哟！”“好哩，我知道了！”我回应道。但回来以后，我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，还是悄悄告诉了与我一道读三年级的华仔。

采蘑菇时，我们一般都只采摘成熟的中等蘑菇和大蘑菇，菇面只有一寸左右的小蘑菇叫蘑菇卵，我们一般不采，留着它们在地上还长两三天。往往，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过后，再去采摘，它们都长成了小巴掌大的大蘑菇了。

在农村的孩子眼里，采蘑菇就是一种极大的享受，特别是遇到了大蘑菇窝，看到那片茅草边上到处都是绿绒绒的大大小小的蘑菇，心都激动得快跳出来。当然了，最大的享受还是吃蘑菇。蘑菇炒熟后，整个屋子都是香喷喷的。“叭噎！”喝一口蘑菇汤，觉得五脏六腑都是甜润润香幽幽的，那鲜美，那香甜，一辈子都忘不了……

